

謝冰瑩著

軍中隨筆

韋贈
一九三〇年十一月
于西南軍事使

高其昌題

三載不相親
意氣還如舊
職敵早歸來
痛飲黃龍酒

送冰瑩赴前線

高其昌
一九三〇年十一月

● 抗戰文藝小叢書 ●

謝冰瑩 著

軍中隨筆

目錄

不做俘虜的戰士·····	一
前方爲漢奸·····	六
偉大的戰士·····	九
中國人不打中國人·····	一四
往那裏逃·····	一九
血的故事·····	二四
血戰三日記·····	三一
戰地情書·····	四〇
戰地之夜·····	五〇
晚間的來客·····	五七
附 錄	
代表前方受傷將士呼籲·····	六三

huv

願你做一個時代前進的女性。

和



影 近 者 作

不做俘虜的戰士

剛替一個炸傷了左大腿的士兵換完藥，又有一個子彈穿過了左手的兄弟在等着，他的名字叫劉叔全，四川人，現在××師××團×營×連充當上士。他在做防禦工事的時候，曾被敵人俘虜過去二十多分鐘。談起那一段短短的生活，他忘記了手上的重傷，津津有味地敘述着：

「他媽的日本鬼真厲害，他以爲中國人都像漢奸一樣愛錢的，所以把我俘虜過去，首先就從毯子裏抓出一大把鈔票給我，並且要我回來運動全連的弟兄都投



降過去。那些紙票上面都有日本兩個字，還印了一個什麼人頭。我全不做聲，只點了點頭，把錢接在手裏。他又給我盛一碗稀飯，但是沒有菜。他說：「你餓了吧，趕快吃完這碗粥。」我起初害怕他放了毒藥不敢吃，後來一想，既然他給了許多錢給我，希望我回來運動兄弟們投降過去，自然沒有害死我一個人的必要，於是我真的吃了。」

「你怎麼懂他的話呢？」

旁邊一位醫官問他。

「是呀，起初他們咕咕呱呱，說些什麼，我並不懂，後來有位很高很大的人和我說話，才曉得他也是中國人。不過他和日本鬼說話，我又聽不懂了。」

我已經裹好了他的傷處，就在他旁邊的凳子上坐下來和他談天：「衣服的颜色和我們穿的差不多，但是材料很好，都是呢子的，比這位醫官穿的還要漂亮。」

他指着坐在他右邊的古醫官說着，引得大家都笑了。

「他們也像我們一樣，都把符號藏起來了。」他很有條理地繼續着說，「也許你們還不相信，他們那邊的士兵都穿了皮鞋，走起路來闊闊闊，好像很威風。」

「你看到的恐怕是官長，士兵穿了皮鞋怎麼好打仗呢？」

「很多人都穿皮鞋，難道都是官長嗎？」他反駁着周同志的話：「本來他們就不會打仗，我們的步兵至少一個要打死他拾個。日本鬼最怕我們的手榴彈，一丟過去，常常一排一連的丟了槍就走。但是他們有的是大砲機關槍來掩護。說到機關槍，真嚇人，他們平均一排人有兩架，而且子彈很多，步槍都是三八式的。子彈一寸多長一顆，是黑顏色。他們一聽到我們的槍聲就開大炮，每次起碼要放二十多門。」

「怪不得我們整天聽到放鞭爆，很熱鬧的。」

「但是那些響得最厲害的，是我們這邊的大砲。」

「呵，劉同志，我還忘記了問你，你究竟是怎麼被俘虜過去的？」

我像新聞記者似的，把要問的話一項項寫在紙上。

「我在做工事的時候，發現前面有一個穿便衣的老百姓，我沒有疑心他是漢奸，他突然伸出手槍來向我射擊，就這樣被俘虜過去了。」

「你那時很着急吧？」

「有什麼着急，我打他不死也要打死自己，絕對不做敵人的俘虜。」聽到這裏，誰都興奮起來，對於他的勇敢，表示無限的欽佩與尊敬。

「後來你怎麼逃出來的呢！」

「我首先就準備好了的，把符號和臂章都塞到鞋子底下，他們把我全身搜查，並沒有發現什麼，就笑嘻嘻地對我說：你們那邊的弟兄太苦了，沒有餉發，也沒有好衣服穿，吃的又壞，你們為什麼不到我們這邊來呢？你看我們每個弟兄都有三四十塊大洋一月，生活多麼舒服。」我裝做聽了很高興似的不住的點頭。於

是他就放了我，要我回來把兄弟們都帶了過去。回到自己連上來，首先就將那把鈔票交給我們的連長。背起槍來和弟兄們直衝上前去！」

「呵，那麼你這只手是衝鋒時受傷的吧？」

「是的，這次衝鋒死傷的人很多，我們的×營長也陣亡了！」

靜靜地聽着，每個人的臉上都露出嚴肅悲壯的表情，這時連這位被敵人俘虜過又逃回來殺敵的勇士也停止說話了，大家低下頭來向一切在前線陣線上的將士們默默地致哀。

一九三七，九，二五，下午五時於野戰病院。

前方的漢奸

說出來真有點令人難以相信，在前方的漢奸，竟比後方的多十倍，要厲害百倍！

他們的種類很多，有大漢奸，小漢奸之別。大漢奸是有組織的有計劃地來破壞我軍進行的。小漢奸，不過是在前線或者後方搗一搗亂，殺幾個徒手士兵，拿去請賞。（每殺一個我方的士兵或政治工作人員就可得伍元獎賞。）或者調查到了什麼地方駐有部隊，什麼地方是野戰病院，去報告敵軍來丟炸彈。他們的暗記

號共有四種：（一）貼膏藥在身上。（二）藏火柴（不用盒裝零星的火柴）。（三）藏紅布或紅紙在口袋裏。（四）放手槍。

這裏離戰區雖只有三十多里，但漢奸特別活動，如果不帶槍，簡直不能行走。他們最初參加工作的時候，每人一天五元，不管他報告的消息重要不重要，總有現錢拿，等到三天四天過去了，如果工作沒有什麼特殊的成績表現，於是一手槍就結果了他。

在上海，羅店，嘉定這一帶的漢奸，多半是江北人。他們的工作是向敵人告密。例如我軍駐紮在什麼地方，某地做有防禦工事，新開來的部隊有多少等等。最厲害的，他們把毒藥夾在麵包，紙烟，和大餅裏面，送到前方法去慰勞，如果吃了馬上就中毒。其次就是假裝很貧苦可憐的老百姓，替你挑担，做事，夾在隊伍裏刺探軍情。

聽說九月二十一日敵機轟炸我陣地，是中漢奸用一面鏡子照反光惹出來的。

如果是白天敵機來了，他就燒火，烟從屋頂上冒出，這就是他們的標記，表明這裏駐紮有部隊或傷兵。晚上就用手電照出目標給敵人轟炸。

今天在我們房子的附近丟下了五個炸彈，敵機共來過十多次，一定又有漢奸去報告了，不然，我們住在這小小的茅屋裡他怎麼知道呢？

目前我們在前方的工作，是一面抗日，一面剿除漢奸，常常一捉就是七八個，真是多如過江之鯽。自然，這些甘心賣國狼心狗肺的王八們！到了我們手裡，再也不要希望生還，一槍就結果了他的狗命。在後方的羣衆們，希望你們加緊做消滅漢奸的工作，每一個羣衆，都要認清漢奸就是我們中華民族最大的敵人，不首先消滅他，我們的民族革命就不能得着勝利！

偉大的戰士

當我洗完臉跑進醫院的時候，唐醫官又告訴我一個可驚的消息：

『又有一個連長，一個排長陣亡了！』

『什麼時候死的？屍體還在這裏嗎？』

我淒然地問，心頭上籠罩着一種說不出的沉痛和悲哀。

『就在這裏，我帶你去看吧。』

他領我走進那間住官長的病室。這兒我已來過十多次了，有兩次都看到了烈

士的遺體，我曾難過了好幾天，想不到今天又有同樣的事發生，我傷心極了，拖着遲緩的步子跨進了正屋。

究竟詠芬比我還勇敢，她把被絮掀開來，一個血跡斑斑的屍體映進我的眼簾，鼻子一酸，淚珠幾乎流下了。

「幾時死的！」詠芬也問着。

「今早五時死的，昨晚十二時抬來醫院，還打兩針，因為肝臟被大砲打穿了，不能救。」

唐醫官詳細地說着，我細細察看 he 受傷的部位，是脅下貫通，摸摸他的手，似乎還有點溫意，但脈搏已經停止。

「他是那一連的？什麼地方人？」

「×××團迫擊砲連的連長，他叫劉健，湖南湘潭人。」

一個士兵站着立正的姿勢回答我，接着又加上了一段：

「他最勇敢，最會打仗，凡是屬於他那一連的弟兄都沒有怕死的。北伐時帶過很多次花。本來是偵探連連長，現在改為迫擊炮連，他還是少校連長。」

對着劉連長的遺體靜默了三分鐘致哀，然後轉過身來看一位排長：「呀！怎麼他的眼睛還沒有閉！」

誰在大聲叫着，我也吃了一驚。

原來死者左眼睜開，像活着的時候一般，右眼也沒有緊閉，開着一條約一分寬的縫，一排潔白的牙齒，緊緊地咬住下唇，表示着恨日本強盜到了極點的樣子。兩膝彎曲着，臉色像生時一般，絲毫不帶死色。

「他並沒有死呢，你們看！」我說着，詠芬連忙去摸他臉部和手。

「死了，是冰冷的。」

唉！完了，還有什麼希望呢，兩個勇敢的戰士，都為民族解放的鬥爭而光榮地犧牲了！

「有誰知道他是那一連嗎？」我悽咽地問。

「他叫向得標，××團的代理連長，這回打死了至少有三四十個日本鬼，三天三夜伏在戰壕裡沒有吃飯，拚命地衝鋒。他本來是排長，因為六連的連長帶花，所以他來代理。唉！他真是個好人，又勇敢，又和氣，弟兄們都愛他。」

一個士兵含着眼淚，敘述他的簡單歷史，聽衆都低下頭來嘆息。

「日本鬼還沒有完全消滅，所以他死了都不閉眼睛。」

「你看他多麼恨日本鬼，牙齒咬得緊緊的。」

「還有，他的一雙腳，真像在戰壕裡坐着休息時的姿勢一般。」

弟兄們我一句你一句地在互相談着，我忽然憶起了一句最重要的話問他們：

「他們兩個死的時候有什麼遺囑嗎？」

「那位連長痛得要死，哼都哼不出，還有什麼遺囑？」一位高個子穿着棉背

心，左手帶花的士兵回答我。「只有排長在死前大聲喊着：『醫官，快點把我醫好，我要到前線去呵！』」

——唉！臨死都不忘殺敵，偉大的戰士呵！

仍然把毯子蓋好，每個人懷着滿腔的哀悼，默默的走出了病房，竹籬外面傳來混雜的脚步聲，又有好幾個受傷的戰士抬來了！……

中國人不打中國人

九月三十號下午一點鐘的時候，×參議帶領了我們一行四個人來到了××師的師部，×軍的×軍長正坐電話機面前，見到我們，就微笑着說：「你們到底來了！」

經過軍長的介紹後，我和佩蘭坐到用兩張方桌拼成的長桌上方去，儼然像當主席似的那麼端端正正地坐在那裏，起初談了些關於前方戰事的消息，後來大家談話的方向轉到我自己身上了。

「你們真勇敢，居然也跑到最前線來了！」

×師長說着，他們都笑了，我正想說話，却被軍長先搶去了機會：

「她是到火線上來尋找文章材料的。」

「好極了，好極了，這裏有一段好材料，讓我告訴你，希望你宣傳一下。」

×師長一手抓住了那個擺在桌上還沒有被我發現的砲彈給我看，並且首先告訴我這是砲彈的「信管」，是還沒有爆炸的。

「這是從日本軍隊裏，我們的東北人打過來的砲彈。」他開始敘述「信管」的故事：「他們因為不願轟炸自己本國的弟兄，所以把砲彈帽的螺絲沒有扭緊，因此打過來的一百多枚砲彈，沒有一個是炸的。」

「呵，有這樣的事，是真的嗎？」

我聽了一面高興，一面還帶着幾分懷疑。

「當然是真的，這個「信管」，就是在我們師部的門口拾的，如果炸了，我

們不都完了嗎？」

正在大家聽了哈哈大笑時，X師長又接下去說：

「唉！東北四省的同胞真可憐！他們因為被日本帝國主義者壓迫來當砲灰打中國，其實他們是和我們一樣熱心愛國的。因為不忍屠殺自己的同胞，所以費盡苦心，想出打砲彈而使牠不炸的方法，來敷衍日本人。誰知道這秘密立刻被發覺了。這兩天槍斃了大批的東北人。此後每三四個東北人，就有一個日本兵監視他們打砲彈，所以今天打過來的都爆炸了。」

「還有一次是在夜間放步哨的時候，兩方面的哨兵開始談話了：『喂，弟兄，中國人不打中國人，我們的槍朝天放，你們為什麼真的向我們打來。』東北人這樣說。『我們怎麼知道敵人裏面還有自己的弟兄，你們為什麼不反過來，掉轉槍頭向日本鬼放？』我們的士兵剛說到這裏，東北人忙說：『快不要說了，弟兄！班長來了，班長來了！』那種慌張恐懼的聲調，真正可憐到極點了。等到班長一

走，他們又繼續着談，東北人說：「我們何嘗不願意掉轉槍頭打日本人呢？只是被他們監視，被他們強迫，沒有辦法。我們如果不開槍，他們就在後頭打我們。」

「唉！弟兄，你們未免太不行了！」我們的士兵回答他，「幾個人難到還打不死他一個嗎？你們有很多人，早就應該打死他們反正過來。要知道日本鬼最怕死，老是躲在後面驅使你們來打先鋒。你們橫直是死，與其被我們當做敵人打死，不如因愛國而被日本人槍斃的來得光榮，偉大！」剛說到這裏，東北兵又匆忙說：「啊！快不要說了，巡查又來了！」由這些事實證明，可知東北人大多數都是愛國的，只有少數漢奸甘願被他利用。他們現在都知道日本帝國主義者是世界最凶暴最殘忍的強盜，人類中的劊子手，所以都願意投誠。而我們對於日本的俘虜，都這樣優待，對於東北人，自然更要歡迎他們全體反過來，和我們共同抗日！」

×師長一口氣說到這裏，大家都覺得特別興奮起來，誰說東北人不愛國？他們在敵人的監視，敵人的高壓之下，居然敢違抗命令，不轟炸我們，居然敢反

正，他們是愛國的，勇敢的。我們不但要同情他們，敬愛他們，欽佩他們，而且更希望他們全體反過來，和我們英勇抗日的弟兄，站在一條戰線上和敵人拚命，打回老家去，收回中國所有的失地！

我又拿起「信管」來，細細地看了一番，這是一顆能夠打三千六百米達的砲彈，上面刻有「東」「昭」「加修」等字，很重，我想至少有一磅多。

「感謝我們的東北同胞，否則這一百多顆砲彈，不知道要炸毀我們多少房屋，炸死我們多少戰士！」我說着高興得幾乎要大叫起來。

在斜風細雨，砲聲隆隆中，我們辭別了主人，披上偽裝，向××地××師進發。

一九三七，十，一，上午三時於××陣地。

往那裏逃

天還沒有亮，女房主人慌慌張張地扯着我的衣裳問：

「先生，大砲響得厲害了，我們往那裏逃？」

「不要緊的，這是我們開大砲打日本鬼，等一會他們就打敗了，有什麼可逃的？」

我用生硬的上海話安慰她。

「呵，那是我們的大砲，好極了，好極了，有先生在這里，我們也可以不怕

了。」

雖然她假裝鎮靜，但臉上的驚惶表情，隨着砲聲的次數，一分鐘比一分鐘地緊張起來。

「先生，我們真苦，現在米也買不到，鹽也買不到，如果逃到外邊去，我們是都會餓死的！」

「那不要緊，在這裏，我們可以給你飯吃，替你打日本鬼，不要害怕，安靜地住着吧。」

也許她沒有聽懂我的話，只點了點頭又退出房去了。

我把她的睡房仔細地打量了一番。除了兩張床，一張破桌子，兩隻馬桶而外，連一條小凳都尋不出，但亂七八糟的東西却堆積得不能舉步，破碗破罐爛衣裳到處都是。我想她的最大家當，也不過是兩床破絮，補了無數疤疔的棉衣。然而這究竟是她的家，她的歸宿地。誰願意做喪家之犬呢？誰願意跑到外面去吃飢

寒交迫顫沛流離的苦呢？

「先生，不得了，不得了，砲聲就在我們的屋子後面響，這所房子不會炸毀吧？」

女主人帶着她最小的女孩又跑來嚙嚙了。後面追着進來的是她的丈夫王進德，到底是男人，他似乎懂事一點。

「先生，你們在這裏，我們很放心的，先生，我們要請你們保護。」

x 長微笑着點了點頭：

「你們好福氣，我們住在這裏，日本人是不敢來的，不要害怕，我們把日本人打倒，你們就可安居樂業了。」

男的完全聽懂了，從心坎裏發出了放心的微笑。

x

跑去竹林裏散步，四周靜寂地只聽得斷續的蟬鳴，激戰了一夜的砲聲暫時停

止了，我想這時忠勇的弟兄們也許正在扛抬受傷的戰士，或者裝子彈，或者吃飯休息，我恨不得立刻跑去看看他們，安慰他們。

「砲片飛到這裏來了！」

一位衛兵拾了許多大砲的砲片在那裏看，我趕快跑去拿了一塊，女房東駭得不住地戰慄：

「先生，大砲打到屋裏了，真是危險，真是危險！」

我把昨天一位受傷的營附告訴我前天在姚家宅看到一個婦人被大砲聲音嚇死，一歲半的孩子在床上哭個不住的慘事告訴她，要她不要這麼着急，否則也會嚇死的。

「你知道嗎？日本鬼的飛機大砲到處轟炸，無論你走到什麼地方，都有死的可能；光只逃難，決不是辦法，你應該好好地和我们軍隊合作，大家一同去打日本，最要緊的，這一帶的漢奸很多，你們可以幫助我們捉漢奸……」

話太多了，我又說得快，她自然莫明其妙，於是找了上海戰地服務團的周同志來用本地話翻譯給她聽。

唉！可憐的中國老百姓，他們只知道逃難，只知道着急自己的生命和自己的家，他們似乎並不了解沒有國根本就沒有家，就沒有民族，就根本沒有個人的生命。現在整個的中國，到處都成爲日本強盜們的炸彈大砲轟炸的目標了，可憐的老百姓呵，你逃到那裏去呢？

一九三七，九，三十於×××陣地

血的故事

在矮小的平房裏，地上鋪滿了稻草，蒼蠅圍着有血跡的地方吮吸着，亂飛着。在房子的東角，躺着一個頭部受傷和左腿貫通的戰士。他傷的太重了，誰都擔心他的生命不能挨過今晚。然而他自己却很平靜，嘴裏雖然在不斷地呻吟，但當我們替他洗傷口換藥時，他並不大聲叫痛，只把眉頭繃一繃，說一聲：「快點吧，我要睡去了。」

大約是下午六點鐘的時候，一連來了十二個傷兵，真湊巧，他們都住在同一

間房子裏。因為有幾個傷輕的喜歡說話（有一個是我的老鄉，長沙人），於是我伴着他們，坐在草堆裏，開始聽着血的故事了。

「你是在什麼地方受傷的？」

我問一位個子矮小，看來有三十多歲的弟兄。

「東林寺。」他回答着，目光炯炯在地向我注視。

「這地名我今天才第一次聽到，你是幾時受傷的？」

「今早四時，天還沒有亮的時候。」

「傷的弟兄不多吧？」

「並不多，只是敵人的損失太大了！」

他帶着幽默的調子說着，我正想問他，繼續躺在他右邊的弟兄，却大罵起來了：

「媽的，你還憐惜敵人死的太多嗎？你準是漢奸！」

聽聲音，他是一個十足的北方老。

「同志——開口就罵人做什麼！你聽我說完再罵不遲。」

矮個子是四川人，說話還是那麼一副滑稽的表情，於是有兩位笑了。我也暗暗地欽佩他有資格做蕭伯納的同志。

「對了，等這位同志報告他作戰的經過吧。」我臨時冒充了主席，制止了他們的吵嘴。

「開始和日本鬼打的時候，我們的排長胡玉政用手槍就打死了十多個敵人，後來不知怎的槍機忽然打不響了，他急得要命，連忙舉起鐵鍬來向敵人衝去，這一下，可真了不得，居然打死了他們的中尉排長。」

「好，痛快，痛快！」

我情不自禁地叫了出來。他連忙接着說：

「且慢一點，痛快的還在後頭呢。我們有一個弟兄，他趕快從那位死排長的

身上，把白晃晃的刀抽了出來，亂砍一陣，又砍死了好幾個敵人。他們見我們來勢太猛，於是敗退逃去。不到一刻，突然大砲響起來了，嗚，他們打的真兇，如果是膽小的，嚇都要嚇壞了，一連打了百多砲沒有停過，但我們仍然冒着敵人的砲火衝鋒，這次不幸我們的排長受傷了！」

「唉！」

我輕輕地嘆息，他却並不理會我，只顧滔滔地敘述着：

「我們的班長見形勢太緊張了，於是打電話回團部請示，又調了一連人來。有個傳令兵潘什麼名字的，我一時忘記了，他一個人架了輕機關槍向敵人掃射，他們又死了三十多人。我們的弟兄看到敵人死亡的這麼多，膽子更加大了。於是用手榴彈向敵人陣地的壕溝裏丟去，他們簡直無法抵抗，這一下又完結了他們百多條狗命。所以，我說他們的損失太大了，哈哈！」

他笑着，我們也跟着笑着，大家都高興得說不出話來，連那兩三位重傷的同

志，也停了呻吟，來聽這個勇敢動人的故事了。

「還沒有說完呢。」他要那位坐在他左邊的同志替他點燃了香烟。因為他的左手被炸傷了，失掉了作用，一縷淺灰的烟，從他的兩隻鼻孔裏出來以後，他又繼續着像說書一般的打開話匣子了：

「大家都知道，日本人是最愛迷信的，他們因為怕死，什麼人的身上都帶着一道符咒，以為菩薩會保佑他打勝仗，不會死的，所以他們對於中國的廟宇也特別尊重，從來不敢燒毀，這回在東林寺，他們打了一次大敗仗，日本鬼恨死了我們的菩薩沒有保佑他，一場火就把東林寺燒個精光。」

又是一陣笑聲，把醫務所的人都驚動了，唐醫官走來望了一下，因為得不着要領，陪着我們笑了一下就走開了。

「還有一次也很有趣味。」這回輪到我的同鄉王金生了。他是×團×營×連的上士，左腿受了傷，血還在流，但他好像一點都不感覺痛的樣子，很興奮地說

着：

「前幾天我們攻金家宅的時候，敵人盡用大砲來打，我們一槍也不還，他以為我們都死光了，就衝了進來。誰知我們都埋伏在戰壕裏，等他們稍為向我們陣地前進的時候，我們就一齊爬出來用機關槍掃射，一下打死了他們八十多個人。從此再也不敢來打金家宅了。還有一次，他們衝到我們的外壕來了，我們拚命開槍，他嚇得屁滾尿流，連忙鑽到戰壕裏而去。我們趕快用手榴彈打去，三排人全體被我們打死了，得了許多新式步槍。」

「媽的，日本人真不行，聽到我們的槍聲就嚇得發抖，×××團的工兵營，有次被大砲埋在土裏了，他們爬了出來，臉上都是烏黑的，死了一個，傷了一個，其餘的拿起槍來就向前衝，日本人見了這些黑臉的將軍，嚇都嚇死了，還敢說打？」

又是另一個弟兄說的故事，引得大家都笑了，我笑得特別厲害，要不是在他

們的面前，也許會笑得在地上打滾。

「日本人都是不中用的東西，我們一開槍，他丟了槍就往後跑，我們的機關槍有次被敵人的重砲埋進土裏了，敵人非常高興，以爲毀掉我們的武器了，誰知我們的弟兄趕快把牠挖了出來又打過去。」

故事越聽越多了，在黯淡的洋燭光下，我在小日記本上，記載着我軍英勇作戰的精神。

「車子來了，趕快走吧！」

担架兵進來抬那個受了重傷的同志，其餘的都掙扎着站了起來，拿了自己的包袱向馬路走去。我送到門口，用親切的聲調歡送他們：

「同志們，趕快把傷口休養好了，好再上火線殺敵！」

「好的，過幾天再來找你們。」

他們走遠了，然而每個人說話的聲音和態度，深深地印在我的腦海中。

血戰三日記

——某副師長談抗戰經過——

正在愁着沒有地方寫文章，想打電話向副官處借一張桌子來，忽然電話鈴響了，聽聲音，這是黃參議打來的。

「喂，謝團長，××師的副師長剛從前線歸來，他有許多新消息供給你寫文章，你有功夫來嗎？」

「好的，我立刻來。」

剛洗過頭髮，還沒有乾，但我等不及了，一聽到有前方的消息，比得着什麼寶貝都高興，就三步跨進一步走，很快地來到了軍部。

黃參議介紹了我們之後，我有點感到侷促不安，因為自己從沒有當過新聞記者，向一個從不認識的長官詢問前方戰況，不知道究竟要採取什麼樣的談話方式才好。

參謀長望着我笑了一笑，我自己有點不好意思起來，連忙趁機對副師長說：

「請副師長多多告訴我一些前線將士們抗敵的經過吧！」

「沒有什麼特殊的消息報告，所有在前線作戰的隊伍，都是一樣地勇敢的。」他自謙地說着，聲音像女人似的那麼柔和。

「不要客氣，就立刻講吧！」

黃參謀代我催促，這才開始聽到副師長談他們作戰的經過。

「我帶了×××（旅註：×副師長兼任旅長）由××西門出發到××宅是九一

八的晚上，九點鐘的時候，在朦朧月色中把我軍應守的陣地接收完畢了。在火線上連會着三個旅長，大家談起敵軍那種偷生畏死狼狽而逃的情形，真令人發笑。這一晚，敵人沒有來攻。我們嚴守陣地。間或有疏稀的炮聲傳來。走出門外一看，只見星光黯淡，村落荒涼，除了我們的隊伍外，聽不到一點人聲。戰場的淒涼，原本算不得什麼，但這次敵人的炸彈，大炮，犧牲了無數的老百姓，弄得他們妻離子散，雞犬不寧，實在太叫人痛心！

「第二天晚上，敵人來猛攻陣地，炮聲隆隆，房子都被震動了。我們的隊伍在昨夜就要衝過去了，一聽到炮聲，大家就不顧死活的只管向前衝去。有兩排人首先摸了過去，敵人敗退了，其餘兩排又接上去。敵人見我來勢洶洶，拚命加緊大炮攻擊，於是流血的序幕開始了！我方受傷的官兵很多，但誰也不害怕大炮。每個人都熱血沸騰，摩拳擦掌地願以血和肉來抵抗敵人的飛機大炮，以爭取中華民族的生存。」

「這晚正值舊曆中秋節，月色特別清明。後方的人們這時正在那裏愉快地賞月，而戰地却用大炮代替了鞭爆，用血代替了葡萄酒。弟兄們都忘記了中秋吃月餅，只記得拚命去奪取敵人的頭顱。」

「十點以後，炮聲愈加猛烈了。我們陣地的右翼是××行，由××開來的××旅就駐防這裏。這旅的旅長姓×，是湖南郴州人，但他能說一口很流利的廣東話。我們間的電話像炮聲一般，沒有間斷，有時他太忙了，一接上電話筒就說：『快不要和我講話吧！』我正在指揮作戰，忙得很呢！」有時他打過來的電話，我也沒有功夫接……

「第二天早晨，我們剛剛開始吃飯，大炮又來光顧了，空隆幾聲，打得屋上的瓦片亂飛，差一點連我們的飯碗也打破了。」

副師長說到這裏，大家都哈哈大笑起來。他說話的本領真大，不慌不忙，有條有理，而且很能描寫當時的情景，令人一聽如親歷其境似的。

『那時的空氣非常緊張。』他繼續着說，『前方不住地來電話告急：『我們的陣地被大砲衝翻了，弟兄死傷的特別多，怎麼辦？』我回答他們：『死守！衝翻了也得死守陣地！死傷得只剩一個人，也不許後退！死完了，就算盡了我們衛國守土的最後責任！』』

——不可抵禦的偉大而壯烈的犧牲精神！

我真想大聲叫喊出來，但爲了怕打斷了他的話頭，只好讓心的呼聲來代替。『這天從早晨七點開始，一直到下午五點，砲聲沒有間斷過一分鐘。受傷了的官兵，絡繹不絕地流着血從旅部的門口輕過，他們見了我只親切地叫了一聲：『旅長！』不呻吟，也不表示痛苦，只是低下頭來，慢慢地掙扎着走他的路。因爲大砲攻得太厲害了，連担架兵也無從來救護，因此受了重傷的，死了又生，生了又死地，就這樣做了壯烈的犧牲。』

『後來實在被大砲迫得太厲害了，死傷的官兵又多，暫時放棄了原來陣地移

駐河邊。晚飯後，我軍又增援一營，於是下令奪回陣地。這時敵人僅留少數機關槍在那裏防守，我軍衝過去，他們丟了槍就跑。我們不但佔領了原來陣地，而且獲了許多槍炮和子彈。

「第三天，敵人大概是精疲力竭了，所以沒有來攻。我們趁着這時，趕快把被敵人破壞了的工事做好，不料第四天，他們又以大炮飛機坦克車來猛攻了。我軍死傷的更多，我惟恐有士兵後退的。於是下令各團長，營長，我們要死守陣地，不能後退一步。」

「在這樣的情形之下，我們血戰了三天三夜，終於把敵人趕到了××宅，雖然敵方犧牲了不少的官兵，但敵方比我們死傷的更要多！」

「報告副師長——請理髮！」

忽然一個會理髮的勤務兵提了小箱子進來，替副師長理髮。我請他一面理髮，一面談話。起初他不肯，勤務兵老站着不動。經我再三要求，他才坐到那張

高椅子上去。

『請繼續着說吧！』

我忘記了他已經說了不少的話，茶也沒有喝一口，又在催促他。

『值得我們高興的，是在這次抗戰中，每個官兵都很勇敢，他們負了傷，還不肯退下來，有幾位連排長，左手打斷了，右手還在拿着鎗指揮作戰。我們都把「死」字忘記了，只知道前面有敵人，只知道怎樣去撲滅他們，才算盡了我們對國家民族的責任。』

『這就是鐵軍的精神！』

我說着，心裏燃燒着對於這些英勇將士們的無限欽佩與景仰。

『還有一件很有趣的情事。』他回憶了一下又微笑着說，『有一天××團的團部移動到旅部的位置，團長對他的部下說：『旅部在這裏的時候，附近中了好幾次砲彈，旅部都沒有打壞，一定是旅長的福氣特別好，我們搬到這裏，也不會』

有什麼危險的。」話剛說完，他和團附正看地圖的時候，忽然砲聲隆隆，向這邊射擊。團副說：「團長，砲聲打得越來越厲害了，你快到地下室去暫避一下吧，」他們剛下去，空隆一聲，把屋子打壞半邊。電話機也就在這時殉難了。」

哈哈，又是一陣笑聲，充滿了整個空間。最後我們談到了伙伕，副師長連忙槍着說：

「唉！伙伕真偉大！他們挑了飯菜從好幾里路的後方送來，有時被流彈打傷了，有時被炸得粉身碎骨，但他們一點也不怕，仍然挑了飯菜，冒着雨，冒着砲火送來。我們如果沒有他們送飯，都要餓死了，還說什麼和敵人拚命？」

「對了，他們的生活最辛苦，然而工作最重要。每天他們等一切人吃飽了，自己才有一點殘湯剩飯充飢。」我也是第一個同情伙伕的人。

暫時沈默了二三分鐘，副師長突然提出一個問題來問我：

「×團長，我覺得戰爭實在太殘酷了！人爲萬物之靈，應該愛好和平的，爲

什麼要有戰爭？什麼時候才能達到真正和平的目的？」

「人類一天有侵略者存在，戰爭就一天不能免，真正的和平，是要用無數的頭顱和熱血換取得來。我們明知道戰爭的殘酷，但造成戰爭罪惡的，是少數狼心狗肺，無公理，蔑人道的軍閥，以及帝國主義者。他們是劊子手，是人類的公敵，我們要消滅他，就免不了戰爭。等到把全世界的強盜都打倒了的那一天，就是人類實現真正和平的日子。」

談話的太多，我似乎有點疲倦了。但副師長究竟不同，他雖然談了一個多鐘頭的話，精神還是那麼好。理髮匠的工作也完成了，勤務兵沖了六杯牛奶來，大家圍在桌子上喝着。緊張了一個多鐘頭的心緒，到這時才輕鬆下來。

一九三七，十，十四黃昏於軍部

戰地情書

又是晴天，真討厭極了！

以前我最愛太陽，討厭下雨，自從來到戰區，這種心情完全反過來了。因為晴天是敵機到處轟炸的日子，白天不能燒火煮飯，走路也不自由，如果一發現敵機，你得立刻停住腳，倒臥在稻田或者棉花叢裏。否則，即使只有你一個人，他也會丟下一顆炸彈給你嘗嘗滋味。

很早就有一十二架轟炸機從這兒經過，飛得很低，幾乎可以用步槍擊落，我恨

自己沒有學航空，否則這回總可以出一口大氣，把敵機炸個落花流水。

這幾天精神特別興奮，可是身體一天比一天瘦了：「你們覺得我自從出發以來，身體胖了一點嗎？」我故意問她們。

「胖了一點，精神也好多了。」

岑澈先搶着說，我暗暗地笑了，精神好了許是實在的，而身體發胖，恐怕是哄小孩子吧。好在我沒有鏡子，也不高興照她，即使她瘦得只有兩根骨頭了，我也滿不在乎，只要呼吸一天不停止，我總有精神做一天抗敵工作的！

剛寫到這裏，胃又痛了，沒有吃瀉藥，已經三天不大便了，真可惡得很。

十點半鐘的時候，軍醫處的練處長着人來接我去前方。從這裏到軍部有三十多里，雖然有點担心跑不了這許多路，但爲了要實現上火線的志願，也就忘記了胃痛，很高興地與佩蘭一同出發了。

走出了小小的村莊，就是一片廣漠的田野，白雪似的棉花點綴着秋天的景象，間或有幾個老婦和孩子在那裏採棉，她們的臉上也都表現着驚惶的神色，見到了我們，總要交頭接耳地細說幾聲，自然，對於「女兵」，她們還是初次發見，應該有幾分稀奇感覺的。

向××南站的西邊渡橋，遇着許多抬鐵絲的士兵，他們走路也像衝鋒似的那麼迅速，我總願意躲在一邊，讓他們先走過去再向前行。

沿着碧綠的河流，灣灣曲曲地走着，令人感到漸漸地走進了風景區。真的，這條河實在太美了，河身並不寬，但水很深，因為水草特別多的原故，活潑的小魚，到處都可看到牠們的情影，兩岸的樹林，老是這麼交叉着成蔭覆在河上，鮮紅的陽光，從樹隙間射過照到水裏的魚身上，呈着點點的金光，別有一番美麗，有時突然來了一隻小船，牠也像魚兒似的把槳一搖，船身就輕輕地流過去了。要不是船上裝着傷兵，誰不說這裡就是世外桃源呢？

一連遇着好幾個受傷的同志，他們因為沒有担架兵來，就一面流着鮮血，一面匍匐着腰前行，我停住脚呆呆地望着他們，很想幫忙他們一下，然而我沒有担架，即有，也抬不起，呆望的結果，只好空嘆幾口冷氣。抱怨我媽為什麼生女不生男？

一路上都有戰士滴下的血跡，我到如今才深刻地了解踏着先烈的血跡前進那句話的意味，因血跡而聯想到他們那種勇敢殺敵的精神，和受傷後呻吟於血泊裏的痛苦，我沒有心情來欣賞四野的風光了，低下頭來慢慢地踏着血跡前進。

『喂，你是什麼人？』

突然發現有步哨在盤問了。

『我們是戰地服務團的，到軍部去。』

『什麼戰地……？』

他走上前來看我的徽章

「喂，不要嚕哩嚕嚕，她們都是軍部的。」

感謝那位傳令兵同志的一句話，那哨兵釋放了我們。

「喝，真了不得，女人也敢到火線上來。」

很清晰地聽到那位步哨兵在那裏自言自語。

經過了一條很長的街，也不知叫什麼名字，舖子裏擠滿了我們的兄弟，他們有的在閒談，有的正在抽香烟，有的嘴裏咬着大餅，看他們滿身都是泥漿，可以知道他們是剛做完工事下來休息的。

「喝，有女兵！」

「她們也敢到前線來」

「走得真快，像衝鋒一般。」

他們向我們笑着，說着，每個人都帶着驚異和愉快的表情。吳軍長曾說過：「你們到軍部中來服務，一定會增加士兵不少勇氣的。」我也相信他們會因我們

上火線而增加殺敵的勇氣。

「女人都上火線，我們還怕什麼？」

這樣的話，我已經聽到過兩次了。

拚命地跟着傳令兵跑，僅僅只走了一點鐘零二十分鐘，居然到達了目的地。

「軍部還在前面，你們休息一下，我們就去。」

練處長一面說，一面倒開水給我們喝，我正在渴得要命，一口就吞乾了。

由這裏到軍部大約有三里路，因為一路談着我軍作戰的情形，不知不覺地就

到了軍部。

軍長和韓歐兩師長見了我們，都非常驚異，歐師長正在忙着打電話，大家靜靜地聽着。

「我軍前進了！」

這是個多麼令人興奮的消息，我們都笑了。

「有兩個連長都帶了花，但他們不願下來，仍然在那裏流着血，又是另一個消息。」

「應該下來的，如果給敵人再打中，豈不糟糕！」

我自動發表意見。軍長點了點頭說：

「是呀，應該下來的，我們的官兵，就因為太勇敢了，老是帶着傷抗戰，所以這次犧牲的特別多。」

「不過這種犧牲是壯烈的，光榮的，有價值的，他將與中華民族永遠同在，與天地日月同長。」

口裏雖然這樣說着，但總有一種說不出的傷悼壓在心頭，敵人的殘忍凶暴，犧牲了我們不少的勇敢將士。恐怕誰都有一種矛盾的感情吧，一面覺得這偉大的犧牲是光榮，一面又覺得太傷心，太慘酷！

電話停止了，突然「空隆」一聲，炸彈落在我們的屋後，十幾架重轟炸機圍着

我們的屋頂低飛。

「來炸我們了！」

我說着，他們都笑了。

「沒有關係的。」

大家仍然在安靜地談着，一會兒飯菜端上來了，六個人開始吃飯。自從出發以來，我感到這頓飯是最爽口的了。菜是由後方羣衆送來的慰勞罐頭，有小蘿蔔，油悶筍，腐乳，皮蛋等，最使我高興的，自然還是那一盤嫩綠的青豆，和那碗青菜湯。

「鐵鳥快下蛋了，我們趕快吃吧。」我故意催促他們，很想早點出發視察。

「下蛋？我們就吃了牠！」

「哈哈，這個蛋就不好吃。」

韓師長接着軍長的說話，大家又笑了一陣。

飯吃完後，因為大炮打得太厲害了，敵機似乎知道這裏是重要區域似的，老是在我們的屋上盤旋。誰都不敢往外跑，生怕給敵機見到，做了他們轟炸目標。圍着屋前屋後，又一連丟了十多顆炸彈，空氣愈來愈緊張了。我首先提議：『各位長官趕快把遺書寫好了吧，我們的生命也許五分鐘之內就要完結了！』他們真的實行了，軍長第一個寫給他的夫人龍文娛女士。

『我借你的信紙信封，給我的特來一封吧。』

『好的，這還是文娛送我的。』

『那麼，我也來一封。』

歐師長一面說，一面撕下一張紙來坐在靠窗戶的板子上寫着。

三個人都寫完了，歐師長提議要把情書公開。

『這是戰起情書，公開沒有關係。』

我第一個贊成。軍長臉紅紅地也居然答應了。

公開後的結果，三個人的信都大同小異，總括起來，不外乎說：

「飛機大炮在轟炸，我們立刻要上火線了，犧牲的時候大概即刻要到來。希望你不要爲我的死而悲哀，敵人一天不消滅，你就要踏着我的血跡前進！……」

「韓師長，你爲什麼不寫？」

我發現他只顧一封一封讀我們的信，就這樣問他。

「在長沙，我已把遺書寫給她了。」

也輕輕地笑了笑。

他們在忙着寫信封，左角上還寫下「航快」兩字，我也依樣畫葫蘆，添上了「航快」兩字，還有一封是給美珍的。

「對不起，我要措『郵』了。我把信交給軍長。又是一聲大炮打來，房子都震動了。」

戰地之夜

一覺醒來，也不知是什麼時候，只聽得「空隆——空隆——」的炮聲，和「拍，拍，拍」的機關鎗聲，像舊歷元旦的編爆聲那麼響得連續不斷。從開着大約有一尺寬的門縫裏，我望見一個衛兵在那兒慢慢地走來走去，有時他也站着仰望一下天空，聽一聽炮聲打來的方向。

從門縫裏射進來的光線，是那麼微弱得可憐，簡直不能說那是光，只是在黑望中閃現出一條灰色的雲，因此當我最初發見那個負着重要使命在門口巡邏的衛

兵時，我還以為在夢中看到了一幕影子戲。

很想偷偷地爬起來，走到外面去瞻仰一下炮火連天的戰場，然而太疲倦了，四肢像被繩子綁住了似的不能動彈，我輕輕地喚了一聲：「佩蘭！」回答我的却是她呼呼的鼾聲。本來也怪不得，年輕人的瞌睡是比較來得大的，何況昨夜又挨到兩點多鐘才睡？我還是把眼睛閉下來靜靜地養一養神吧。

炮聲越來越近了，我聽得很清楚：那是敵人打來的炮，那時我們發出的炮，房子被打得四面動搖，瓦屋上像下風雹沙雪似的那麼響了幾下。我奇怪大炮的破片已經打進屋子裏來了，軍長為什麼還那麼睡得安穩？素來勇敢而鎮靜的我。這時也未免有點恐懼起來。我想假若再接連着來幾次和剛才同樣的大炮，房子和我們二十幾個人的生命不都要完了嗎？躺在床上被大炮轟死，埋也無須埋，倒很省事的，但這種犧牲未免太不值得，尤其是軍長和參議，他們這些在前線指揮作戰的長官們，更不能在這嚴重的時候犧牲。

心的跳動也隨着炮聲一分鐘一分鐘地緊張起來，我極力鎮靜，把所有的炮聲，輕機關鎗重機關鎗聲，當做是我們向敵人射擊的，每響一次，我就估計着大約打死了多少敵人。突然，電話鈴叮鐺叮鐺地響了，並沒有看到軍長爬起來，却聽到他的聲音了，原來電話機就在他的床頭。

「喂，那裏？呵，副師長。打得最厲害的是我們的大炮嗎？好極了！好極了！敵人死了兩百多。要小心呵，不要太高興了，提防他們反攻……我們死傷很多嗎？沒有關係，自己不犧牲，怎麼能得着勝利！……」

「軍長，前方的戰事很好吧？方才是那一師長來的電話？」等他把電話筒掛上了，我輕輕地問他。

「很好，今晚我們打死他兩百多了，那些孔孔孔的大炮都是我們這邊打的，你嚇得一夜沒有睡覺嗎？」

聽到最後一句，我忍不住笑了。

「誰說我嚇得一夜沒有睡覺，我是剛才被你的電話吵醒的。」我故意這樣說。

「那麼，對不起，你好好地……」

他的話還沒有說完，電話又來了。

「喂，陳旅長嗎？怎麼？犧牲了這麼多？那麼你就當團長好了！不要緊的，犧牲完了就完了，有什麼關係。我們即使剩下一個兵，一支槍，也要死守陣地，不許後退的。呵，陶家村奪回來了，好的，多派一排人去守住牠……排長死了嗎？調一個勇敢會作戰的班長去代理排長好了……」

他放下電話筒，輕輕地嘆了一聲。

「我軍死傷了很多吧？」

「是的，今晚打得特別的厲害，你聽電話從沒有間斷過五分鐘的。」

「一夜來都是這麼緊張嗎？」

『可不是？你們都睡覺了，我接了幾十個電話，你們一點也不知道。』末了他又加上一句：『口都說乾了。』

對於這位勞苦了一夜，指揮數萬將士作戰的抗日將軍——錢軍的領袖，我真不知要說什麼話安慰他才好。

『在火線上過夜，你還是初次吧？你聽大炮和機關槍響得好密，這都是你的文章材料。』

『是的，這就是火線上的音樂，我生平還是第一次聽到呢。』

『你的感想怎樣？』

『在炮聲裏，我感覺世上最偉大的是戰爭，最悲壯的也是戰爭！每一顆大炮，每一排子彈，不知要死傷多少活鮮鮮的生命，然而爲了要消滅我們中華民族的敵人——日本強盜，無論犧牲我們多少勇敢的戰士，我們不覺得可惜，相反地，我覺得這是最壯烈最偉大的犧牲！』

電話鈴又響了，黃參議和佩蘭大概都是被我們的談話吵醒的，黃參議說：

「真好睡，真好睡，可惜被電話吵醒了。」

「幸而你醒來了。否則……」

「否則，給大炮轟死了，永遠不會醒來了！哈哈。」

他代我回答着，軍長放下聽筒，就呼呼地打起鼾來。我狠奇怪他怎麼這樣容易睡覺。

「我就是這一點好，閉上眼睛就睡着了，有事，就會立刻醒來，要是像你們一樣睡得像一團泥，那可糟了？」

聽了他的話，連佩蘭都格格地大笑起來，她正是一團名符其實的泥，給大炮轟都轟不醒的。

誰把門關上了，房子裏更黑暗得連一線灰光也看不到，祇有桌子底下那一點像螢火似的紅光，在點綴着黑夜的光明。

正想好好地睡一會，突然聽到有輕微的脚步移動，我驚訝得幾乎要叫出來了。

「起來吧，我們趁早去接×總司令去。」

原來是軍長在喊黃參儀，這才放下了心。

他們燃上臘燭穿好衣服出去了，我也披上衣走出門外一看，只見在西邊的天上，閃灼着幾顆透亮通紅的火星，這就是正在爆炸的彈花。

「你看，炮彈的破片，打進這裏來了。」

衛士拾了兩塊炮片給我，我高興得跳起來。

「怪不得昨晚屋上的瓦都打得像落葉的亂飛」

一九三七，九，二九於××宅陣地

晚間的來客

今晚一點到四點本來是我的夜班，爲了寫完那篇「不願做俘虜的戰士」頭有點暈了，所以躺下來休息，衣服也沒有脫，我是準備半小時以後仍然要去上班的。

「團長，有兩位從上海來的先生要看你。」

喜英推開門進來，這樣輕輕地對我說。

「從上海來的？他們在什麼地方？」

我連忙爬起來坐着，頭還是很重，好像不倒翁似的，身子不由自主地左右搖擺。

「就在門口」

「那麼請他門進來吧！」

伏蜷在馬路旁邊的草堆裏，看臉色，他又並不像受了傷的。

「同志，傷不重吧？你可以爬上汽車嗎？」

「他沒有回答，只是把頭搖了一搖，我再用手電一照，天，這是怎樣回事？一條水晶似的帶子橫在他的肚子上，這難道是——腸子嗎？我當時呆住了！雖然看過不少打得只剩半邊腦袋，一雙手一隻腳的，但腸子流在外邊而又這麼多的，我還是生平第一次看到呢。」

「同志，腸子都出來了，你還可以上車嗎？」我心裏想，你的生命還能活上幾分鐘呵，如爬上車來，顛簸幾下，不就完了嗎？」

「不要怕，我可以上車的，現在請你們扶我一下好了。」

「聽他說話的精神很好，我們自然不忍把他拋在馬路邊讓他活活地死去，于是我和張同志把他攙了起來，唉唉，真太慘了，一站起來，腸子就像水銀似的滾出來了，他連忙用手塞進孔裏去，我們看了那種情形，渾身的細胞都發抖了，好

「是的，有許多傷兵，沒有在戰壕打死，躺到救護車上來反而被炸死了，我們紅十字會的工作人員也傷了好幾十個，所以現在運輸傷兵，要到晚上才能動作了。」

話題轉到了傷兵，就有許多新鮮的題材浮在各人的腦海裏，起初我談到那位打斷了右手掌的戰士是如何地勇敢，不但沒有絲毫痛苦的表情，而且說：「斷了右手，還有左手呀，他媽媽的，怕什麼！」董先生連忙接下去說：

「我們還看到一位更勇敢的戰士，說起他，真太令人感動了！」

「一星期以前，我們在嚴家宅前線，收到了一個古怪的傷兵，他的名字叫做李順恩，是××師長的上士，今年二十歲。」

「怎麼是古怪的傷兵？」

我來不及等他敘述，就這樣性急地問他。

「起初我們只聽到有人在呻吟，並沒有看到人的影子，用手電一照，發現他

客人站到我的床前來了，但我還沒有穿鞋子，爲了他們堅持着不願我床下，而我也因頭暈得太厲害，只好坐在床上和客人談天了。

經過他們的自我介紹，一位叫董安民，一位叫張鴻書，兩人都在紅十字會服務，每天晚上來前線運傷兵到上海醫院去，自然，他們負的責任是很重大的，我惟恐他們沒有多的工夫和我談話，要求他們下次再來。

『如果不妨礙先生的睡眠，我們很想在這裏多談一會。』

難得他們這樣熱心，半夜來訪，自然我很高興地接受了他們的要求。

起初談到他們的救護車常常被漢奸搗亂，好幾次把司機打傷了，有時一部空車開過，漢奸也要劈劈拍拍開起槍來。

『那麼，你們應該帶手槍的。』

『我們沒有手槍，而且照規矩是不許帶武器的。』

『漢奸可惡，日本鬼更可惡，他不是常常轟炸救護車嗎？』

容易扶着他爬上了車，許多弟兄們都忘記了自己的創痛代他難過，他反而安慰別人：「你們不要害怕，我不會死的，過一兩個星期傷好了，就要上火線去！」

『老實說，那時誰也不相信他有好的』一天，車一開動腸子又滾出來了，他像一個鄉下女人理紗似的用右手把腸子攪在左手上，然後又塞進肚子上的小孔裏，一會兒腸子又流出來了，他仍然不慌不忙地把牠理好再塞到孔裡去，這樣他毫不畏難地一直把腸子塞到了楓林橋中山醫院。」

『他真的沒有死嗎？』

我有點不相信這是事實，簡直是一篇神話。

『沒有死，前三天我們還去看過，他大概不出兩星期，真的可以出院。』

『太勇敢了，我們中國有這樣的戰士，中國絕對不會滅亡的！』

我感動得真的要流下淚珠來，張先生也搶着說：

『最令人感動的是我們起初看到他腸子流出來的一刹那，我們嚇得倒退了一』

步，他連忙說：「同志，不要害怕，我是活的，腸子流出來了不要緊，把牠塞進去了就完事。」你瞧，他這話多麼勇敢，真夠我們慚愧死了。」

「走，走，傷兵都裝好了，還不趕快去。」

他們的同伴來催促了，於是我們的說話只得告了結束。

頭，完全不痛了，精神像打了瑪啡那麼興奮，我穿上鞋子，拿了手電，走進換藥處，那裏已擠滿了從前線負傷歸來的戰士。

一九三七，九，廿七夜於野戰病院

附錄：代表前方受傷將士呼籲

親愛的同胞們：

蘆溝橋事變，像一顆炸彈爆發似的，震動了每個中國人的心，燃起了每個中國人愛國的熱情，只要不是甘願做奴隸的人們，統統起來參加偉大的民族解放鬥爭了！不分前方與後方，不分男女與老幼，每一個愛國志士，都願意爲國家爲民族犧牲一切，抗戰到底。因此在前方與敵作戰的將士們，不分日夜地在飛機大砲之下，英勇地作戰，以他們的血肉和頭顱，來粉碎敵人的營壘，來爭取中華民族的生命。他們是勇敢的，堅決的，不達到最後的勝利誓不生還，誓不退讓或屈服。而在後方的羣衆們，也抱了「與國偕亡」的決心，誰也不願做亡國奴，不願中華民族失掉一寸土，不願中國四萬萬五千萬的同胞有一個被敵人壓迫，被敵人視

爲奴隸。他們也都勇敢地走上了民族解放鬥爭之路，整天忙着做救亡工作，組織了千千萬萬的羣衆到前線去服務，募集了各種慰勞品運送到前方給將士們應用。無論在精神上，物質上，他們給與了前方將士以莫大的鼓勵和幫助。

我現在代表一切與敵在前方作戰的將士們，向後方的同胞們呼籲，關於以後捐送慰勞品時，請按照他們的需要募集送去。爲易於明瞭前方的情形起見，我簡單地分別敘述一下：

(一)前方最缺乏的是擔架床和救護人員(包括担架，醫生，看護)。日本帝國主義是慘無人道的，他們用飛機大炮來轟炸我陣地和民房，每日都有無數的士兵和民衆死傷。而陣地離野戰醫院有相當的遠，負重傷的人，當然一步也不能走。前方因爲缺少担架床和擔架兵的原故，有些傷重的都因沒有人抬，自己掙扎起來爬行，因流血過多就死在路上了。目前各地救護會最重要的工作，是組織強壯有力，能夠吃苦耐勞，勇敢犧牲的青年戰士，到前線去抬運傷兵(每兩

個人需要帶一張擔架床去)。更要組織有看護經驗的男女護士，到前線去醫治並看護傷兵(曾受過軍事訓練，或在軍隊中服過務的爲最好)。不過人選要特別謹慎嚴格，趁着短時的熱情衝動，而沒有長久在軍隊中服務的決心者不要去！不能睡地下，忍飢受寒與士兵共艱苦者不要去！不能跑遠路跑快跑者不要去！不能在炸彈大炮之下努力工作與兵士共生死者不要去！行爲浪漫不能忠實於職務者不要去！性情暴躁動作遲緩身體衰弱者不要去……！

(二)請多多捐送藥品和醫用器具。例如：紗布，綳帶，藥棉，膠布，三角巾，碘酒，酒精，止血藥，止血針，救護袋，夾子，剪子，鉗子，Lysol，衛生水(洒掃病房用)硼酸等(衛生包也很需要)。

(三)因爲在前方，敵機整天來轟炸，白天不能煮飯，所以在戰壕中的弟兄們，只好吃乾糧，如炒米，大餅之類。希望此後送慰勞食品的同胞，請多送：餅乾，麵包，鹹菜，腐乳，罐頭，牛奶，餅等(前方最缺乏菜吃，有時連鹽都找不

到，更不要說油了）。

（四）天氣已近寒冬，請募送棉大衣（以深灰色爲最好），襪子，鞋子，手套，在北方與敵抗戰的將士們，更需要皮大衣和皮帽，棉被，油布，雨衣等。

已經寫了不少了，希望親愛的同胞們盡力做去。第一步，立刻組織擔架隊，多買擔架床，出發前方（每師至少需要十副擔架床），藥品和綑帶，三角巾等也是最迫切需要的，親愛的同胞們，我們幫助前方的將士，就是幫助國家。沒有國家，就根本沒有個人的生命，保衛國家，就是保衛自己。我們要團結四萬萬五千萬顆愛國的赤心，來挽救有五千年悠久歷史的中華民國！

一九三七，十，一日午夜於××宅陣地

52
146037

146037

著	者	謝	冰	瑩
編	者	阿		英
出	版	者	抗	戰
經	售	處	救	亡
			日	報
			社	
		財政廳前		
		廣州北新書局		
售	價	實價國幣一角五分		
民國廿七年一月再版	二千冊			
版權所有	不許翻印			